



Z 谈数

韩愈的文章到底有多值钱

□ 十年砍柴

这个世上的“软文”大王，一定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信文”。如果他一辈子只写言过其实、以夸大粉饰为目的的“软文”，这样的“软文”根本没有影响力，而如果他以写道德文章和真实报道著称，那么他的软文就容易流传，并让人相信。

就如一个人从来都是谎话连篇，他的信用破产了，说什么都没人相信。最高明的说谎者是一句假话夹杂在九句真话中，这句假话也就被当作真话推销出去了。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文坛领袖韩愈，就是一位既能写好“道德文章”，也能写好“软文”的人。

今天多数人对韩愈的了解，大约是从中学时代读他的散文《师说》和他的律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开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首诗千百年来被人传颂，谏臣的忠心与傲骨跃然纸上。

韩愈生前，他在士林中也是一副耿直的儒臣形象，加上文笔动天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其文字就被士林看重。其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有这样的文坛地位和政坛影响，自然有人愿意出重金请韩愈为死去的父母写墓志铭或重大活动纪念文章。古代中国以孝治天下，而为人子者最大的孝道则是让父母死后声名不坠，被后人传颂。那么德才兼备、有崇高名望的人所写的挽联和墓志铭，是为死去的父母扬名最好的载体。有如此巨大的市场，韩愈那文笔自然金贵起来。为了换得韩愈一篇墓志铭，许多大户人家的子弟不惜一掷千金。韩愈死后，他的好友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道：“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餗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

刘禹锡所言，是韩愈的荣耀，但在他生前和死后，对此也多人有非议。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人家出了大价钱，那么“广告文案”就得按照人家的意思写，不免在墓志铭中对墓主有违背事

实的奉承和吹捧。因此在当时就有人嘲讽韩愈靠“谀墓”发财。宋代的大史学家司马光对韩愈这样的行为不以为然，在《颜乐亭颂》说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

既然是拿钱写的软文，就很难保持公允、中立的态度，所能求者无非是软文的技术——让人读起来不觉得肉麻，而是被文辞感染。

韩愈最有名、也是润笔最高的一篇文章是《平淮西碑》，这篇文章不能简单地归为软文之列，但不脱软文的嫌疑。后来引起巨大的争议，几乎酿成一场政治风波。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韩愈担任裴度的行军司马——大约相当于参谋，征伐以蔡州为中心、割据淮西一带的吴元济。裴度这支部队与叛军相持日久，僵局久久未打破。而忠于唐室的随、唐、邓三州节度使李愬趁着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带回长安斩首，叛乱平定。

陷入军阀割据之苦的唐王朝好不容易取得了这么一场大胜利，除了论功行赏外，当然要刻碑记功。撰写碑文的重任自然落到了随军征战的韩愈头上。

韩愈大笔如椽，文章写得气势恢宏。先歌颂开国初期高祖、太宗的英明，然后痛惜到了中期“相臣将臣，文恬武媚”，造成藩镇割据之势，再笔锋一转，赞美当今皇上（即宪宗）的伟大，以坚定的意志调兵遣将平叛。

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太突出裴度的功劳。他转述征战前皇帝对裴度的嘱托和信任：度！汝其往，衣服饮食予士。无寒无饥，以旌厥事。遂生蔡人，赐汝节斧，通天御带，卫卒三百。凡兹廷臣，汝择自从。惟其贤能，无惮大吏。庚申，予其临门送汝。

这其实也符合当时的政治规矩，首先

裴度是韩愈的顶头上司，他拍了皇帝的马屁后，当然要接着拍老板的马屁；其次宰相代表皇帝出征，其他武将的功劳再大，也不能超过宰相。

韩愈在碑文中叙述战争的经过：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韩弘）责战益急，颜（李光颜）、胤（李重胤）、武（韩公武）合战亦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最后一笔带过李愬的功劳：“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

这篇文一刻出来，就像炸了马蜂窝。李愬本人倒没有公开提出异议，但他的妻子和部将不干了。而另外一家子则十分高兴，韩弘、韩公武是父子俩，都参加这场平叛。碑文中突出了父亲韩弘“责战益急”，儿子韩公武“合战亦用命”。

相比较韩家父子，李愬的奇袭似乎是建立在其他将领对吴元济军队压制、消耗、围困的基础上，侥幸冒险成功。事后，韩弘父子送给了韩愈500匹绢，后人换算了一下，大约相当于10万斤米，以2元一斤米计算，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

不知道是事前韩家父子向韩愈请托了，还是因为一笔写出两个“韩”字，韩愈下笔时故意突出同姓父子的功劳？

反正是韩家高兴李家怒。碑文立在蔡州（汝南）城北门外，“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龟蟠以螭”。立好后不久被李愬的部将石忠孝“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这还不解气，石忠孝又挥锤将倒掉的碑砸断。

李愬的夫人是唐安公主（宪宗姑母）的女儿，和宪宗是表兄妹，她进宫向皇帝诉说不平。唐宪宗既要安慰表妹，又不能得罪李愬这样拥兵自重的藩镇，于是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对这段公案，大诗人李商隐在《韩碑》中感叹：“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

人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段文昌也是文章高手，但名气远不如韩愈，他的碑文后来很少被传颂。

韩愈能把领导布置的任务写成挣钱的“软文”，这本事大多数码字者难以望其项背吧。你想你的“软文”卖个大价钱吗？得先学韩愈那样好好写道德文章，混出韩愈那样的名头。



沂蒙母爱

□ 安立志

1941年11月7日，立冬，一位八路军女干部在山东蒙阴大崮山突围战斗中被子日军俘获，20天后血洒沂蒙，一缕英魂，如丹如枫，染红阖阊。

沂南县“沂蒙红嫂纪念馆”珍藏着陈若克的照片——一头短发，灰色军帽，英姿飒爽。她当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科科长，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会委员、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1919年出生于上海，广东佛山人。

陈若克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陈若克经武汉辗转到达太行山，1939年6月，随八路军第一纵队到达沂蒙山。后经房东大娘王焕于介绍，陈若克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结婚。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分割”与“蚕食”。这年冬天，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此时的陈若克已怀有8个月身孕。房东大娘见她行动不便，要把她隐藏在自家家里，她坚决不同意：“咱们革命哪能避艰险，我是个领导干部，要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怎么去号召同胞们抗战？”

部队转移到蒙阴东北部的太崮山。这里地势险要，四周悬崖峭壁。11月7日，日军飞机、大炮对崮顶猛烈轰炸。隐藏在山洞里的是山东分局机关的几个女同志。日军每次轰炸，床板都会受到极大震动，洞顶的石头、泥土落到床板上。陈若克趴在床上，努力护着肚里的孩子，她感觉孩子折腾得厉害，阵痛提前开始。

山顶很冷，陈若克罩着房东给的盖头布，穿着大娘送的大襟土布褂子，内穿一件米色毛衣。她来自上海，才22岁，人长得漂亮，对衣着非常在意。不是为了伪装，她不会穿上房东的衣服。半夜时分，一股日军从山后摸上来，部队当即突围。陈若克由警卫员搀扶着向北转移。由于阵痛加剧，她行动缓慢，与突围队伍失去联系。她终于支撑不住，让警卫员赶紧到附近村庄找乡亲们帮忙。警卫员还没回来，陈若克已把孩子生下来。她脱下房东送她的大襟褂子，把这个早产的女儿包起来。不幸的是，孩子的哭声引来了鬼子。

鬼子不知陈若克是什么人，发现她的着装与当地人不不同，觉得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就把她的手脚用铁丝捆住，关在一间小屋里。陈若克一天一夜滴水未进。鬼子接到指令，要把她押往沂水宪兵司令部。马夫把虚弱的陈若克横在马背上，手脚被绳子拴在马鞍上，婴儿被扔进马料袋子里。刚刚降生的孩子被马草扎得拼命哭叫，哭哑了嗓子。马背上的陈若克心如刀绞，那是她的心头肉啊！陈若克强忍着，不在鬼子面前掉一滴眼泪。母女俩煎熬了100多里，终于被押到沂水县城。

在日军宪兵司令部，陈若克坚贞不屈，只字不吐，遭到严刑拷打，直到昏死过去，被抬进牢房，头上厚厚的纱布被鲜血浸透。对付陈若克，鬼子软硬兼施，一看硬的无效，就换了软的。见陈若克没奶水，就把一瓶牛奶送到牢里，“我们知道你是八路，很坚强。你也是孩子的母亲，难道一点都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翻译官按照日本人的意思，试图说服陈若克。孩子饿得已经哭不出声音，干瘪的小嘴，一张一合地翕动着。陈若克的心都要碎了，但她把奶瓶摔在地下：“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少来这一套。”

陈若克意识到敌人要对自己下手了，她艰难地抱着孩子，咬破手指，让自己的鲜血滴到孩子的小嘴里，说：“孩子，你来到世上，没有吃妈妈一口奶，就要和妈妈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吸一口妈妈的血吧！”11月26日，残忍的日军在她和孩子生上连捅27刀，年仅22岁的陈若克和出生不到20天的孩子一起牺牲。这个热爱时装、热爱骑马、热爱丈夫、热爱孩子、热爱理想的女八路，以其年轻的生命和新生的女儿，让日寇知道，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沂水呜咽，蒙山肃穆！我身边许多人听到这里，大多红了眼圈，流了眼泪！

12月中旬，王焕于大娘经多方打听，终于从一个汉奸嘴里得知消息，陈若克是在沂水西郊一块空地上被杀害的。烈士的遗体血肉模糊。房东大娘认出了那件土布褂子，那是陈若克突围时大娘给她穿上的。我敌工部门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收殮了陈若克和孩子，悄悄运回沂南房东大娘的家里，大娘含着热泪让人买回大小两口棺材，又带着两个媳妇为陈若克做了一套寿衣——新棉衣棉被。然而，残忍的鬼子破坏了陈若克的遗体，衣服根本无法穿上。大娘只好将陈若克母女残缺的肢体用衣服包好，秘密埋葬在院后的菜地里。

陈若克牺牲后，她的丈夫朱瑞闻讯悲痛不已。送葬那天，朱瑞赶到现场，一定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的爱妻和女儿。可王焕于大娘说什么也不让他开棺，怕他看见妻女那四肢不全、面目全非的遗体更加难过。朱瑞这位指挥千军万马镇定自若的高级将领，此时号啕大哭，痛不欲生！

1942年7月7日，朱瑞将军为结发妻子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悼陈若克同志》，这天，是朱瑞与陈若克订婚4周年纪念日，也是全面抗战爆发5周年纪念日。朱瑞饱含深情地写道：“若克同志牺牲了！她死得太早，因她才廿二岁！她的死，是革命的损失，党的损失，妇女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因为我们是衷心互爱的夫妻和战友啊！但她的死又是党的光荣，妇女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因为她和我们前后的两个孩子，都是为革命而牺牲了的。”8月1日，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篇文章。当时的编者按写道：“此文又非一般的纪念文可比，其内容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故特抽出，于此伟大的八路军诞生日和世界反战反法西斯纪念日发表，以纪念死者，教育生者。”

1953年，陈若克墓地迁移至孟良崮烈士陵园。烈士墓前，几束黄菊，无尽悼念。陈若克的牺牲，距今已经84年。烽火连天，浴血奋战的年代，已是历史的册页，84次冬夏易节，84度寒来暑往，一个英雄战士的英魂，一个年轻母亲的母爱，如丹如枫染红了蒙山崮顶，如歌如泣伴流着沂水清波，烈士的精髓，永远闪耀着人性与信仰的光华！



Z 坊间

蔬菜自由，曾经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退回十几年前，食品监管没有今天这般严格，以至于“谣言”满天飞：韭菜有药，大姜有毒，带叶的都有残留，带根的皆有渗入……而且，食之中毒的事件时有耳闻，被日韩拒于国门之外的新闻也间或曝光。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实现个人“蔬菜自由”，该有多好！

小时候的胶东老家，农村很穷，但再穷，蔬菜是基本够吃的，所谓“瓜菜代”，生产队实行的是农田集中、劳力集中、分配集中的经济模式，但集体劳动、统一分配之外，还是会选择邻水的地块，专门划出一片平坦而又肥沃的好地来做菜园子，按人头分，每家一块。于是，这里便成了左邻右舍各显神通、各施绝技的比武之地：勤快点的技术好点的农户，是一年四季新鲜蔬菜吃不完，懒惰点儿不愿精耕细作的农户，则会出现青黄不接，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蔬菜自由”。

我家的菜园子，不好也不孬，产出不多也不少。父亲不算是个精细人儿，但种菜却在行，肯下功夫。母亲则见缝插针，让园帐上爬满了四季豆、豆角，在地堰上点上了冬瓜、腊瓜，所以一年到头我家基本上不缺菜吃，品种也算丰富：春天的洋葱、灰葱、菠菜、地蚕子，夏天的黄瓜、茭瓜、豆角、茄子，秋天的香瓜、茼蒿、芸豆菜，冬天的白菜、萝卜加腊瓜，轮番登场，为主食单调之极的农

家餐桌，带来些许欢乐。尤其到了冬天，胶东大地一片雪白，每隔几天，父亲就会用铁锹撇着嘎拉（一种用稻草绳编织的器物，大网眼，带提手，用来盛放烧草、大个蔬果等农家物资）去园里走一趟，撬开冰雪，挖开菜窖，背回来一嘎拉的萝卜白菜，这是一家人大约十天半月的青菜。母亲手巧，单是白菜萝卜就能做出好多种花样来：炒白菜、炖白菜、凉拌白菜、白菜包子、白菜饺子、白菜卤子、萝卜丸子、萝卜蛋子、萝卜馅子、萝卜丝子汤，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每天早上将萝卜切成条块状的茧子，上面浇上花生油，撒上一把粗盐粒子，再挖一大勺面酱，偶尔也会添一两勺蜆子虾酱，往大铁锅中中央的莞屉上一坐，一炖，这就是冬天每日不变的早餐佐菜，就着玉米面粳粳，那叫一个香！

成家后每忆及此，实现“蔬菜自由”的念头便会倔强而又执着地冒出来。契机出现在2008年的春天，有朋友推荐了我在城市南部山区的一片自建的公寓式小别墅群，房子虽然不大，但每家每户都有一方小院，二三十个平方的样子。有小院，不就可以种菜了吗？我有些小兴奋，当即择其中一小院稍大者，买了下来，完全没有顾及有没有房产证、是不是有合法手续等关键事宜。我将其命名曰“××小筑”。

小筑环境是清幽的，四面环山。每天清早，鸟鸣春山，晨岚四起，旭日渐升，凸显小筑之雅。到了夜间，晚风阵阵，松涛声声，星

光点点，更见小筑之幽。我用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偷来的间接经验，经历过多次的失败、摸索，再失败、再摸索，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小院的土变得肥沃起来，兼有80多米的自打深水井的加持，几乎到了种什么收什么、栽什么得什么的地步。唯一的遗憾是，公务繁忙，得闲才去，赶上盛夏日炙，干死或枯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成了我当时的一个小麻烦。

不料，大麻烦在后面，城市拆违拆临中，我的那个并不显眼的小筑和周边三大片建筑，成了首当其冲的拆迁对象。耿耿院里的刚刚下了种刚刚施过肥的小菜地，我欲哭无泪。在一个晨曦初露的早晨，小筑被夷为平地。可怜我的“蔬菜自由”梦，只存活了大约七八年的短暂时光。

但梦想之光仍在照耀。我把一应家具搬进了山下一户人家，善良的房东把空闲的两层小楼让我临时租住。我看中它，仍是因为院里有块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可以种菜。又是一番大折腾，砌台子、换新土、运肥料，买种子、搭架子、接管子，我让这十几平方米的角落，很快变成了一片青翠之地，各种时令生蔬又开始陆续产出，让我疲惫的心海里又掀起实现“蔬菜自由”的惬意浪花。通嫩的黄瓜、娇滴滴的茭瓜，翠绿的辣椒、夸张了的冬瓜……女婿来家，吃着用自产茴香包的肉丁包子，赞不绝口。次年再来，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茴香包子，是自家菜地里长出来的茴香

□ 滋修堂主

种菜记

Z 后窗

我是在三十岁那年真正敬佩父亲的。父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他面对压力、甚至死亡时的那种“没心没肺”，非一般人能做到。

父亲经常回忆童年，祖父母因变故离开家乡，小时候父亲和叔叔相依为命，他们流离失所，衣不蔽体，死离他们很近，可能会饿死、冻死、病死或者被人打死。说起那时的许多趣事，竟然一无有苦。即使因为饥饿难耐，偷吃了人家地里的红薯被人暴打，他认为那人下手不够重，才得以侥幸活下来。

父亲心里不装东西，不记仇，他的心很轻，甚至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青春年少时，我觉得父亲这样做人真没血性。但母亲告诉我，要是你父亲心里全部将这些东西放下，他受得起吗？

现在想来母亲的话，深觉有理。那时的苦难，哪里是父亲兜得住的？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一个心里全部装下事的人，是盼不到这一天的，唯有性格豁达，凡事想得开、放得下的人才能

做到。

古埃及有个传说，人死后要称人心，如果生前是和善快乐的，他的心就是轻的，可以上天堂。如果生前积压了许多仇恨、烦恼，那么他的心就是重的，就无法上天堂了，只能下地狱。

这个传说非常有意思，正所谓“胸阔千愁似粟粒，心轻万事如鸿毛”，唯有心轻，才能挺过严冬，盼来春天。

今年初春，我再访杭州虎跑寺，觅得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一些遗迹和掌故，甚为感慨。弘一大师之所以皈依佛门，虎跑寺是一个重要节点。1916年，李叔同还在浙江师范教书，前程一片光明。但其受丧母以及人生苦痛，已觉心累。就在那一年，他利用寒假到虎跑寺尝试断食，总共进行了三周，第一周减食，第二周只饮水，第三周慢慢恢复食量。断食期间，李叔同感受到自己没有了人生痛苦，身心轻快，并且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自我感觉脱胎换骨了。

也许就是这次断食，让他品尝到了

“心轻”的美妙感受，让他放下身边的俗世，去追随那种“心轻”的世界了。

我等俗世之人，也许学不来大师的践“行”，但可以学大师的用“心”。只有修炼自己的心灵，放下俗世中的重量，心才可以轻下来。

人只有一生，必须好好地照料自己，遭遇悲时，不要全身心投入，那是拯救自己。遭遇功成名就的人生大喜时，同样也不要全身心投入，因为喜，有时候对人的伤害或许像悲一样。

大哲学家尼采是个天才，但到了晚年，他却疯了。尼采为什么会疯呢？晚境中的尼采，许多人忘记了他，也没有人认可他，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作品，也没有人喝彩，他的朋友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处在一个孤立的境地，他感觉无限寂寞。

有一天，尼采看到一匹马被马车夫鞭打之后，他跑过去，抱着马大哭：“我可怜的兄弟呀，你为什么这样受受苦受难！”随后昏倒，醒来后他就疯了。

这匹遭受苦难的马，其实就是尼采的

心轻

□ 流沙